

# 略谈普通话学习中的“知己知彼”

詹伯慧

推广普通话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要使这一工作搞得扎扎实实，真正做到劲头大，效率高，成绩好，一定得在方法上下点功夫。作为一个在学习普通话道路上走过的语言工作者，我想在这里谈谈有关学习普通话的一些粗浅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 一

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离不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方面，学习普通话自然也不例外。有的人低估了、甚至否定了理论指导对学话所起的作用，认为学话只能依靠感性，依靠“良好的语言环境”。在北京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外省的同志，他急于学会普通话，每逢出门上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三步一停，五步一站地吸取普通话的感性知识。在这位同志的脑子里，这似乎是唯一可取的学话途径。他的学习热情的确令人感动，但在方法上却未免有些片面。感性知识对于学习一种陌生的语言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但如果只是“单打一”的逐字逐句攫取感性知识，用小孩儿“牙牙学语”的方式来学话，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能有把握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吗？幸好这位同志住在北京，有机会可以积累较多的感性知识，如果换上一个环境，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那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只因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就可以一笔勾消学好普通话的可能性吗？事实上，作为成年人来说，如果不注意掌握一定的理性知识，即使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还是不容易巩固学习效果的。不少人随学随忘，以至于“乡音无改鬓毛衰”，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先却不能不从方法上去找。

我国古代有句兵家名言，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践证明，在普通话学习中，如果能在掌握一些必要的语音知识的基础上注意运用这一“兵法”，是可以有把握学得更快更好的。

语言，它有完整的系统性。特别是语音，系统性更是非常严密。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分支，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不同方言之间，特别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可循，各地教学普通话的经验证明：谁把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对应关系认识得更透彻，谁把对应规律掌握得更牢固，谁在教学普通话的实践中就更有把握取得较好的成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对普通话和方言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如果没有“知己知彼”的基础，对应关系无从了解，更谈不上通过对应关系寻找出对应规律来。不掌握对应规律，象《××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一类指导普通话学习的小册子，也就无从编写了。

## 二

先谈“知彼”，也就是了解北京语音这一方面。

首先，咱们必须对了解北京语音面貌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要努力使自己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北京语音，绝不能满足于—知半解，否则就会误事。比如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北京人说话就是爱把舌头捲起来”。这话可能指的是北京音中“儿化韵”较多，也可能兼指北京音中塞擦音和擦音有 zh、ch、sh、r 这一套舌尖后音。象这样的“印象”，乍听起来不无道理，仔细分析起来就是不够科学的。北京人口中的捲舌音是怎么回事？出现在什么情况下？捲舌与不捲舌的差别在哪里？如果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就作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对于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要嘛是无所适从，抓不到要领，要嘛是盲目地而不是准确地滥用“捲舌”，其结果是装腔作势，叫人作呕。凭印象去指导人家学习，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了解北京语音，不但要知道北京音系有哪几个声母，哪几个韵母，哪几个声调，它们的发音情况如何；起码还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些声、韵、调之间的配合关系怎样，有哪些特色；跟各地方言比较，北京音中少了些什么，多了些什么，等等。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北京音系有所认识。

一般说来，北京语音跟汉语其它方言的语音比较，是不算复杂的。北京音中只有 21 个声母，37 个韵母和 4 个声调，掌握这样一个声、韵、调系统，决不是太难的事。问题在于，在这个不很复杂的北京音系中，有哪些是比较特殊的，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呢？咱们不能心中无数，否则就无法在教学中抓住重点，对症下药。就拿吴、粤、客家、闽南这几个南方大方言来说吧：对于吴方言区（上海话为代表）来说，北京声母 zh、ch、sh、r，韵母 e、ai、ei、ao、ou、an、en、iao、iou、ian、in、uai、uei、uan、üe、üan、ün、iong 等都是上海话中没有的，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时就必须特别留意掌握这些声母和韵母；同样的道理，对于粤方言区（广州话为代表）来说，就应该特别留意掌握声母 zh、ch、sh、r，z、c、s 和韵母 e、en、eng、er、i、ian、iang、iao、üe、üan、iong 等，因为这些声母和韵母在广州话中是没有的<sup>①</sup>；对于客家方言区（广东梅县话为代表）来说，就应该特别注意掌握声母 zh、ch、sh、r，韵母 e、eng、ing、ei、ou、ü、üe、üan、ün、iong、ie、iang、er 等，因为这些声母、韵母在梅县话中是没有的；对于闽南方言区（厦门话为代表）来说，应该特别注意掌握声母 f、m、n、zh、ch、sh、r，韵母 e、ei、ou、en、eng、ü、üe、üan、ün、iong 等，因为这些声母、韵母在厦门话中是没有的。再拿大方言区的一些次方言来看，象“西南方言”中武汉、重庆等地的人对于声母 zh、ch、sh，韵母 eng、ing 等必须特别留意；昆明、贵阳等地的人对于声母 zh、ch、sh，韵母 ü、üe、üan、ün、iong、ang、eng 等必须特别留意；“东北方言”中松花江一带的人对于声母 zh、ch、sh、r 必须特别留意等等。这里所提的当然只是举例的性质，每个方言区的人在对北京音系进行一番系统的了解后，自然都会找出或多或少的对于本方言来说是特殊的语音来。

在“知彼”过程中，咱们还得进一步了解北京音中声、韵、调之间的配合关系。北京音中二十一个声母和三十七个韵母并不是都可以结合在一起构成有意义的音节的。如果是那样，北京音的全部音节不算声调的差别也该有  $37 \times 21 = 777$ ，实际上北京音中却只有四百来个有意义的音节（不算声调差别），例如 b 这个声母，就只跟 i、u、a、o、ie、ai、ei、ao、iao、an、ian、en、in、ang、eng、ing 等十六个韵母相拼而不跟 ü、ia、ua、e、uo、üe、uai、uei、ou、iou、uan、üan、uen、ün、iang、uang、ong、ueng、i、er 等韵母相拼。

又如北京音中的四个声调，也并不是每一个声调都能跟所有的音节配合的。n 声母起头的二十三个音节，其中四声齐备的只有 na (那、拿、哪、那)、niu (妞、牛、纽、缪)、nian (焉、年、碾、念) 这三个音节。其余二十个音节中，有七个只有三个声调 (ni、nu、nie、nao、nan、nang、ning)，有七个只有两个声调 (nuo、nai、nei、niao、niang、neng、nong)，有六个只有一个声调 (nü、nüe、nou、nuan、nen、nin)，只有注意到这类声、韵、调的配合关系，才能对北京音的内部结构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最后，在“知彼”的时候，咱们还应该适当注意北京音中的特色——“轻声”和“儿化”，因为这是大多数汉语方言中缺少的语音现象。有关“轻声”“儿化”的情况，一般介绍北京音的书都有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 三

再谈“知己”，也就是了解自己方音这一方面。

谈到了解自己的方音，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多此一举”。理由是既然方音话在自己嘴里，自己还会不了解吗？照这样的逻辑推断，“知己”的提法似乎不能成立了。然而，事实上却是常说家乡话的人未必都谈得出自己的“乡音”是怎么一回事，它属于哪个方言系统，有什么语音特点等等，因为这已经提升到理性的认识上来，不是随随便便能够自发地认识到的。

了解自己方音的面貌，对学习普通话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方言分歧的情况下，唯有联系各地实际，根据本方言的语音特点对症下药地纠正方音，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了解自己的方音，比了解北京语音，并不容易多少。因为北京音系早已归纳出来，我们只是考虑如何有效地掌握它；至于自己的方音，却不一定有人整理归纳过，不一定有现成的科研成果可供利用。方言调查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之所以显得异常迫切，其原因也就在此。了解方音，同样要立足于“全面”“系统”，第一步要先看看方言中包括哪些声、韵、调，首先掌握住一个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拿广州话来说，它的声、韵、调归纳出来是这样的②：

#### 一、声母

唇音：b[p] p[p'] m f

舌尖音：d[t] t[t'] n l

舌叶音：j[tʃ] q[tʃ'] x[ʃ] [ʃ]

舌根音：g[k] k[k'] ŋ[ŋ]

园唇音：gw[kw] kw[k'w] w

喉音：○(零) h[h]

#### 二、韵母

开口：a o[ɔ] ê[ɛ] [œ] ai a:i ei oi ou [œy] ao a:o an a:n on  
[œn] ang a:ŋ [oŋ] [œŋ] eng[ɛŋ] am a:m ad a:d od [æt]  
ag a:g og eg [æk] ab a:b

齐齿：i iu in iŋ im id ig ib

合口：u ui un ong[uŋ] ud ug

撮口：ü ün üd

声化韵: [m] [ŋ]

### 三、声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上阴入 下阴入 阳入

˩ 53 ˨˨ 21

或 或

˩ 55 ˩ 11 ˩ 35 ˩ 13 ˩ 33 ˩ 22 ˩ 5 ˩ 3 ˩ 2

从上述广州话声、韵、调中，可以看出它的特点是韵母比较复杂，声调数目比较多。在“知己”中就得抓住这些特点。例如以 m、b、d、g 等辅音做韵尾的韵母都是北京音中没有的，又如九个声调中的三个入声调是北京音没有的，上声、去声各分阴阳也是北京音中没有的，这都值得注意。

北京音的声、韵、调有一定的配合关系，在“知己”的过程中，应该掌握本方言的声、韵、调配合关系，并与北京音的配合关系比较，察其异同，对症下药。就以前面举过的 b 声母为例，这个声母同时存在于许多方言中，但各方言中 b 声母与韵母配合的情况却各不相同。在广州话中，ê[ɛ]、[œ]、i、u、ü、oi、[œy]、on、[œn]、ün、ang、[œŋ]、am、a:m、im、od、ud、[œk]、ab、a:b、ib 等韵母就永远不跟 b 声母结合在一起。了解了这一情况，再就北京与广州共有的韵母来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北京音不跟 b 声母拼的二十一个韵母中，uei、ou、iou 这几个在广州话中却可以跟 b 声母拼。另一方面，在北京音中能跟 b 拼的十六个韵母中，i、u、ang 这三个在广州音中却又不能跟 b 相拼。粤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如果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就可以既注意防止某些不属于普通话的音节进入普通话（如 bui、bou、biu），又注意努力学会那些粤方言中没有的普通话音节（如 bi、bu、bang）。由此可见，“知己”对于普通话的学习，是何等的重要。

### 四

不言而喻，只要把“知己”和“知彼”两方面联系起来，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异同，就都浮现出来了。所谓语音之间的对应规律，不外就是把这些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异同加以综合归纳，使之系统化，成为有条不紊，容易理解、容易掌握的东西。对应规律能否求出，首先决定于是否完整地、系统地掌握方言和普通话的全貌，也就是是否做好“知己知彼”的工作。

各地在调查方言、揭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对应规律的基础上编印的“学话手册”，是语言科学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服务的良好范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类“学话手册”，使普通话的教学工作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话手册”的编写体例各地不一，但基本内容总是离不开“知己知彼”，揭示规律，指明难点，提供方法的范围。有的“学话手册”在扼要介绍普通话语音以后，干脆就开门见山地列举本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难点及其克服方法。使用“学话手册”必须注意方法。总的说来，凡属规律、凡属难点，都应该花力气去掌握它、突破它。例如北京音中的 zh、ch、sh、r 对于许多方言区的人来说无疑都是难点，就得花力气去突破它；又如声调，很少有那个方言在调类和调值上都与普通话的四声完全吻合一致的，这也就需要学习普通话的人花功夫去掌握规律、突破难关了。

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对应，一般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方言中某一音类(声、韵或调)所领的字与北京音大致一样，构成“一对一”的关系；二是方言中某几个音类所领的字与北京音中某一个音类所领的字大致相当，即构成方言“分化”而北京音“合并”的关系；三是方言中某一个音类所领的字与北京音中某几个音类所领的字大致相当，即构成方言“合并”，北京音“分化”的关系。在教学普通话时，对于这三类不同的对应情况，应该分别对待，重点突破，控制全面。第一类情况最简单，只要练准发音，注意把那些方言中没有的音学会，尽可以不必提心吊胆，大胆类推下去就行。例如广州话 n 声母的字在北京音中也都念 n 声母，广州人遇 n 声母字，换成普通话时仍然照念 n 声母就行了。第二类情况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实际上也还是容易掌握的。因为通过“知己知彼”，对自己的方音已有所了解，现在“手册”指出你的方言中某几类音在北京音中都已合并为某一音了，岂不是只须知道到底自己方音中哪几类音在北京音中合并到哪一类音中，也就同样可以放胆类推了吗？例如武汉话中零声母字和 ng 音母字在普通话中都“合并”为零声母，武汉人掌握了这一点，只需把自己嘴里念 ng 声母的字(如“爱”ngai，“恩”ngen)一律改念为零声母就行了。唯有第三类情况比较麻烦。方言中一个音类在北京音中“分化”为好几个，这就不好随便类推了。拿 z、c、s 和 zh、ch、sh 来说，许多方言地区是一律“合并”成不捲舌的舌尖音 z、c、s 的。“合并”了的地区，要判别清楚哪些 z、c、s 的字在普通话中该改念 zh、ch、sh，哪些仍然保留 z、c、s，这如果不掌握一点汉语音韵演变的知识，从语音的发展上来理解，确实不容易弄通。其实道理还是很简单，方言与普通话都是古汉语发展而来的。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各汉语方言的语音千差万别，分合不一。只要联系古音，分合的现象及其规律也就不难掌握。问题在于大家都要学习普通话，却不能要求大家都先学一点古音知识然后再来学习普通话。这样，只好把这类在方言中“合”，在北京音中“分”的对应关系作为难点，多想一点办法，多下一点功夫来突破它了。办法可以有“死”的，也可以有“活”的。咱们当然首先应该尽量运用“活”的办法来对付，一旦“活”办法实在用不上时，再退而使用“死”的办法。比方说，从汉字谐声偏旁咱们就可以类推一大批 z、c、s 声母和 zh、ch、sh 声母的字，知道了“章”是 zh—，就可以类推出“樟、漳、障”等都是 zh—声母，这就是“活”办法；又比方咱们从北京音声，韵配合关系中了解到 uang 韵母只跟 zh、ch、sh 拼而不跟 z、c、s 拼，那么，遇到 uang 韵的“壮、窗、双”，咱们也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断它们的声母只能是 zh 而不可能是 z 了。这也可算是“活”办法之一。“活”办法用不上的字，最后咱们就只好抄下来用“死”办法来强记了。事实上，最终需要死记硬背的，毕竟不会太多。归根结蒂，只要“知己知彼”的工作做到家，总可以尽量找窍门，把需要死记的字限制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的。

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注意全面系统地认识自己方音和北京音的面貌，注意运用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注意使用“学话手册”一类辅导普通话学习的小册子，只要咱们群策群力，多动脑筋，多想办法，一定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做得更好，为促进文字改革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注：① 广州话中塞擦音和擦音只有一套 {tʃ} {tʃ'} {ʃ}，实际上接近于普通话的 j {tʃ}、q {tʃ'} × {ʃ}。

② 广州音系主要根据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一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年。没有〔 〕的按汉语拼音音值发音，有〔 〕的是国际音标。其它方言同。